

爲改造中國改造社會的大任，應該引爲己責；可是所持的觀點萬無一致之理，而現實的道路便各自尋求了。

一九一七以來，佔居地球一角那嶄新的蘇維埃聯邦，好歹外邊一時無從知道，要之他那一面社會主義大族，已夠得憧憬着的人們眼熱，「五四」運動熱辣辣的英雄們當中，輒有一些欣然領教馬克斯那一套，視爲錦上添花，並且不像自由社會主義有理論而無方法，理想世界如果是天堂，則無產階級獨裁可就是登天堂的梯子。文件久已銷後，但當時諸英雄，毛氏其下，跟我們通信辯論的話還多少記得。

那時「五四」運動大本營而在廣大教主蔡元培領導下的北京大學，差不多就是思潮的二源泉，主潮遠遠來自上述的星宿海，而被視爲可作登天堂的梯子用的馬教思想則屬旁流，亦復滙合就彼中代表人物看看，便可知中國智識界思想的分野。始終篤信自由社會主義的，教授爲錢玄同，佼佼的學生爲黃超海；主以新文化運動促成集合衆長的新中國，則爲文科學長陳獨秀，傾向馬克斯主義期待中國步蘇聯後塵的則爲圖書館李大釗。毛澤東離開長沙走進北大作旁聽生兼任圖書館員，就更受了李氏的薰陶。

一個北大中人告訴我，毛氏對於事物喜觀察，却少評；對於知識喜吸收，却少論議；對於書說喜閱讀，却少寫作；其傷於同齊，在乎沉毅；一大概弄入村子弟的氣分使然，而陳

解放別錄 八

獨秀對他自始即甚落寞，這却不解何故。陳閱世甚深，或別有所見，但後此多年却不曾聽見過獨秀對毛氏子一句批評的話。

社會主義者同盟

晦鳴學舍被迫移到上海後二年，劉師復積勞病逝，長眠杭州西湖烟霞洞，民聲週刊亦或作或輟，惟國內外同志通信商討種種，郵簡往還絡繹。一九二〇年春間，接到一封用世界語寫的信，署名是布魯威，信則發自天津。布氏自我介紹，說他是布爾什維克黨人而久居華北。他又說由閱讀民聲世界語版，知道自一九一二緊跟辛亥革命後即有自由社會主義者一羣，在華南恣力宣傳，結番現代最健全的思想體系，深入人心，實為五四學生運動的原動力。數年來中國的社會運動，再沒有其他派別的人領導着。他相信中國的自由社會主義者對蘇聯的革命領導者布爾什維克黨人不會生疏，或許會樂於攜手，這是他發來這封信的緣故。

那時留守學舍的鄭佩剛，把布氏的信寄與北大黃超海，讓他們就近接洽。黃氏約同陳獨秀，李大釗與布氏在津在京敘話幾回，結果產生一「社會主義者同盟」，沒有分甚麼派系壁壘，只要是傾向同一大目標的都先園聚起來，共推陳獨秀為領導者，北大和其他大學學生，

投身這旅下的衆多而熱烈。

大抵布氏早將事情報告莫斯科了。是年五月，莫斯科派出另一黨員到上海。那人名字叫斯脫落米斯基，並一華人名楊明齋。楊是山東人，老實寡言笑貌是個鄉巴老，聞爲智識分子，久已僑居海參威，精熟俄國話，亦略通英語。與斯氏同來是特爲斯作舌人的。

其時陳獨秀剛離開北大，南下上海，住在法界漁陽里二號。陳初唱獨腳戲刊行後來成爲新文化運動寶筏的新青年雜誌，嗣得錢玄同、易白沙、胡適之、劉半農、吳虞、魯迅等各有著作，光芒萬丈。此時在漁陽里寓中，經常的事情還是爲雜誌寫作編輯，而由北方來的「社會主義者同盟」任務仍然放在肩上的。

一個晚上，陳寓召集會議，讓邦脫洛米斯基與同盟分子會會面，並談商一些展開工作計劃。除陳和斯氏外，那晚與會的爲沈定一、不久之後在蕭山遭暗殺、李漢俊、不久之後在漢口與詹大悲同遭槍斃、尉克水、袁震瀛、俞秀松、鄭佩剛，還有朝鮮獨立黨魁後遭暗殺的金九。關於宣傳工作，議決設立一小型印刷所，由鄭佩剛負責辦理，將晦鳴學舍器材借用，另由斯氏交出二千元作開辦費，七後營業自給，沒有津貼。

幾天工夫，牌號「又新」的印社所設在辣菲德路成帶里十二號大做生意了，各黨各派的機關刊物宣寓書冊，一視同仁的承印。陳望道譯好了馬克斯、恩格爾。動的「共產宣言」就在

這裏印刷 是爲共產黨聖經以中文出現在中國的第二部。

有了印刷的利便，新青年雜誌卽撤銷委託羣益書社承印承銷之約而收回自辦，陳獨秀又單刀直入的出一期刊逕名「共產黨」，與繼承民聲由景梅九主編的「自由」對峙，宗于蒲魯東克魯泡特金的自由社會主義派，與宗于馬克斯的國家社會主義 他們自號共產主義，派對立的趨勢肇端于此。

這一個叛徒

陳獨秀他們在上海進行着「社會主義者同盟」的工作，北平方面有李大釗、黃超海；華林、王竟成等主持，廣州方面有梁冰弦、區聲白，李少陵、黎昌仁等主持，一樣地從事學生和工人的組織，同時着力於刊物冊子的編印傳佈。

那時國民黨革命進程停滯在「護法」階段也，廣西軍閥控制着兩廣，仍以廣州爲中央，弄出一個不驢不馬的軍政府，七個總裁組織，中山先生被列爲總裁之一。護法南下的國會議員，屬政學系的都擁護國民黨以外的勢力。這當兒，跑出一個人來，那就是辛亥之役在東江惠州率「循軍」進迫廣州，繼胡漢民任廣東都督，民二反案失敗，與贛督李烈鈞亡命歐洲，

洪憲敗亡相率歸國的陳炯明氏。

提到陳炯明三字，小學生全都知道是民十反對孫大元帥在粵稱大總統，反對立即北伐，令部下砲轟總統府這個大叛徒。這一場大是非不去說它，現在要說的是中國共產黨貴未胎孕的時候，華南已有過沒有幾個人知道的企圖，列寧派有專使來洽商，後來國共合作那一幕大戲，本該提前三四年先行演出，而這個後此成爲大叛徒的陳炯明就是主角。這回民國政史所不載並且至今還幾乎不上十個人知道的運動，却又與陳氏叛逆不叛逆截然無關，只不過是解放革命還未成爲名詞之前的一重公案罷了。

作爲佚史，話得從頭說起。

陳氏在清末同盟會中，亦爲劉師復領導的暗殺團團員，與師復甚相得。辛亥前二年，師復謀炸清水師提督李準，出發前炸彈失火，斷腕重傷被逮，囚其原籍香山。至國民政府改名中山縣，獄中，辛亥釋出，復擬入京炸滿酋，以汪精衛，黃復生先去而罷，乃在廣州組晦鳴學舍，提倡自由社會主義。陳氏極表同情。師復於致力宣傳外，又結合同志爲心社，「不作官吏軍人議員」爲諸大信條之一。陳氏說：「罪惡的包袱，丟掉固難，肯背起它更難，師復教人丟，讓我背上一重子吧」。這詮的意思就是「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此公的責任感確來得比人強。北洋軍閥禍國殃民，他自員要澄清中國。非驢非馬的軍政府時代，他召集舊部

解放別錄 二一

組成一枝「援閩粵軍」要打過福建去。廣西軍閥只要他不搗他們的蛋，而且又可開拓地盤，樂得他遠遠離開，他就打入閩省，奄有閩南二十六縣，叫作「閩南護法區」。

閩南護法區以舊漳州府治即龍溪縣治爲中心，援閩粵軍的總部在此。陳氏管領這一變相割據地區採用日本人管領臺灣制度，是軍民合治制：總司令爲軍民兩政最高統治者。陳氏見得國內除租界外還未有一個現代都市，那時廣州亦纔開始拆城造路，乃決心把漳州改造，不上半年，舊城拆掉，馬路縱橫，兩所公園，點綴其間，儼然小上海，於是國內談物質建設的都譽陳爲示範者。

「五四」運動風靡全國，陳氏大感興奮，想要把新潮導入自己那個小王國，力贊其議者爲朱執信氏。朱建議多多招致新文化運動中堅分子，刷新教育，編印書報，丕變社會風氣，提高民衆知識，然後就此二十六縣建爲一個健全的獨立自治區。這與陳氏所倡「聯省自治」說很符合，以爲如此可以在軍閥搆亂中拓一片乾淨土，予國人以觀感，從而促進全國的革新。民八之夏，陳派員回粵，致書於晦鳴學舍舊人當時主持華南區社會主義者同盟之梁冰弦氏，敦請全體同志往閩，實施他和執信先生的擬議。其時梁氏在穗垣方與軍政府的司法部長徐謙，參謀本部次長戴立夫，四川督軍熊克武代表吳玉章及好些直魯豫滇桂籍之并常國會議員「積極謀社會主義者同盟的發展。經同人協議，無妨將華南中心移于漳州，梁遂于秋後攜同

一批印刷器材，文字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排印技工，熱烘烘地向那小王國去。

新秀才造反 上

社會主義者同盟，本是個殊不緊密的組織。但華北則在軍閥管治下，華中寄生在上海租界，華南爲廣西軍閥帶頭政學系依附的混沌局面；凡傾心社會主義的都一塌刮子統名之曰「過激派」或「赤黨」。所以，自北而南，都只能作地下活動；而內部分子却已有同床各夢的情景。大部份堅貞信守自由社會主義的之外，已有比較傾向馬克斯主義的，亦有希圖採用列寧革命策略來達成國民革命目的的。那時中山先生亦游離於政局之外，在上海辦建設月刊，問實力只能舉閩南一枝粵軍以對，故無窮希望只寄於陳炯明一人身上。蔣介石先生且掛名於該軍第六支隊，常常銜命往來閩滬間，朱執信先生則以爲單調的國民革命與國內新青年的社會運動當形成一條戰線，閩南護法區在此情勢之下遂欲雙肩並肩，擔起歷史任務。

華南區社會主義者同盟分子應陳氏招請赴閩時，筆者亦廁其列。梁冰弦等一行抵漳，踏上這小王國便留得異樣的印象。行猷就在總部面前公園旁邊，一所空空落落的房子，每一住室僅有一張竹榻，兩張竹櫈和一小方桌。梁氏佔了一室，方將行李堆入室中，小王國主人陳

氏來了。陳氏身穿灰布袍子，手持一根籐手杖，翹起兩撇威廉鬚，乜斜雙眼，一個佩勃郎寧手椅的衛士長，八個佩盒子砲的衛士圍隨着。一路踱來，早聽見陳操客家官話在抱怨衛士們道：「我屢屢說出門不要你們跟着，爲甚麼總不聽我的話。」衛士們却只微笑。陳揮杖喝走衛士們，拉着梁一同坐上竹榻便打開話匣子，談粵中政情，談國內概況。談北京學生運動，談閩南護法國的種種，一談便過了兩小時；然後由他導引，多人一起，步越公園，往總部去，最惹視線肉是公園北端騷立着的紀念碑，係方柱型。每邊刻着自由、平等、博愛、互助兩個大字。總部係前清協鎮署、龍然巨物。敞廳上已排好筵席，食頃，第一軍長鄧仲元說：「客來這裏照例餉以六塊錢和菜，各省督軍首曼代表來過多少都一樣款待，今天每席菜是十二塊錢的，外加白酒、香菸、橘子、甘蔗，啊呀，我們到此將一年，這回還是第一次見到的場一囑哩！」總參議李文範說：「今天是我出的主意，特殊的客人應用特殊的款接，老總大約正自D意吧？」陳總爺却一本正經道：「人言不講究吃的不成其爲廣東人，其實只可說珠江三角洲一區的人，此外東西北與南路人都很隨便的」。座中人對這說法都表同意。

客人吃得半飽已告終席，亦飢亦疲，陳還拉住談了一午夜。談到社會主義運動，陳同意中山先生說的，中國只有小貧和大貧，沒有顯然的階級，用不着鬭爭；中國向來一個皇帝獨裁，實際是鄉紳局董分裁，今後要全體人民議政，却不要誰或甚麼階級專政，社會主義似乎

是世界共通的，實則將來各國家民族應各有其達成社會主義的途徑，而不一定要生吞活剝學步蘇俄。這是當時陳氏見解的重點。

自是一連十多天，陳氏獨自一人不論早午晚上踱到梁氏住所，躺在竹榻上，上天下地，談個不休；梁則每餉以花生米，炒栗子，或芝麻糖。陳於衣食住一切享受似乎與自己是不相干的，更不知道人要錢才能生活。每次聚談都帶有辦書局印刷刊行書報計劃。

陳氏頗傾服「閩學派」，故書局取名「新閩學」，日報和週刊取名「閩星」。書局開張之日，週刊日報也出版了。第一篇文章為梁氏的「論中國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應同時並進」。傳誦漳垣的是那一篇「除掉家家的竹簾」。蓋漳城民居大門皆竹簾垂地，據說這風氣始於朱老夫子朱熹在漳講學之際，所以杜絕女子窺見戶外云。舉此以見當時兩報政論而外並致力於開新風氣，而陳氏則在未做孫總理叛徒之先已是個舊社會傳統的叛徒了，却招致一班新秀才同謀造反。

新秀才造反 下

閩星日刊在本省迅速發生巨大影響，而週刊且遠及國內與南洋。不過如上邊說過，華北

華中華南在一種不規則勢力之下，又復謹然說「過激派」蔓延到八閩去了。其時蘇俄制定憲法公佈，梁冰弦轉據英文重譯，而每一條文詳加解釋批評，凡十餘萬言，題曰蘇俄憲法評釋，分期排登週刊。華北區社會主義者同盟分子之蘇聯迷，對於不苟同於蘇維埃政府無限威權深致不滿，激烈分子主張解散同盟，各從所好，持重者勸止叫囂，瞬歸寧息，然中國的社會主義者羣，對蘇聯信仰持一面倒態度者已不無其人了。

出版事業略就緒，陳炯明卽分其注意點於教育方面。梁建議暫免變更軍民合治制，於總部下增置閩南護法區教育局以司教育行政，從事於充實改良，與財政工務兩局仰而爲三，均直轄於總部。朱執信贊其議，陳卽據以實施，並要梁任局長，梁主張請陳獨秀來承任，去信上海挽人徵其同意。旋得復稱陳銳意辦「新青年」，又方設學校爲同盟謀發展，不欲他去，梁遂迫得權爲充任。一月工夫，號召各省同志來局凡二十餘人，這一機構遂告成立。

教育局建氣始，主事者以兩項工作發其端，卽召集一教育會議，全區二十六縣縣長暨教育科長，區內中上校長均出席，藉以聽取各縣教育概況的報告，各人改進教育的提議。繼之出巡以週視全區。這麼一來，可免於閉門設計，終日行文爲事。

會議中有來自邊區僻縣的校長，竟提議派員赴蘇俄考察那新興社會主義國家的教育政策。那時候歐美各國還對蘇經濟封鎖，中國朝野多掩耳不願聞「過激主義」，這一提議人登時